

(一)

必須活下來的，不會是死掉的事物

——訪浮光書店陳正菁

| 閱讀場域

Talk to JC Chen, Founder of Illumination Books

| Reading and Space

「放在這裡的都是我很尊敬的作者，這是我覺得開一家書店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他們很多都是已經死去的人，但他們就是很重要，必須可以持續去對話。」

Text by 張黛瑄 (特約撰述)

Photography by 潘怡帆 (Crystal Pan Photography)

打開臺北城西散策地圖，如果要標上一個不可遺落的星號，大概就是浮光書店。坐落在赤峰街巷內老屋的2樓，推開鑲鐵花窗的門，沿著磨石階梯向上，就迎來咖啡的香氣和書本的光澤。如果在傍晚之後來，很可能看到書店創辦人兼店長陳正菁，就在其中一個座位閱讀、使用電腦，一頭長髮垂落側臉。談起閱讀、電影和書店經營，已屆中年的她，笑容和說話語氣仍有文藝少女的率性。

陳正菁本身是大學中文系出身，後來到美國攻讀影像藝術，做過出版、教學、自由接案……開書店是她朝向外邊世界的對話，同一時刻，她自己也正被書店改變著。「社會學、當代哲學、文化研究，是我自己這10年內比較常閱讀的書，傅柯啊、羅蘭巴特啊、鄂蘭，如果是攝影，我讀班雅明、蘇珊桑雅格。但我不能讓這家書店全是理論書，讀者會有壓力，但定位還是要明確地劃定出來。」她分享。

文學書的降落

如果來過剛開幕的浮光，可能會記得當初還不賣文學書，是間更硬派的社會人文學書店。陳正菁在開店的半年間觀察到，原來大部分普通讀者是要讀小說，像吳明益、李維菁，都成為現在店裡的暢銷作家。回顧書店的變化，她也感性談起文學於自己的意義。

「我覺得文學是人一輩子要閱讀的內容，像我去看了《她們》，很感動的時候就想到，如果我小時候沒有讀《小婦人》，那個衝擊可能就比較小。」陳正菁回想，「我閱讀的過程太漫長了，最後的那個階段是很社會學的，但是其實前面的養分都是文學，所以後來文學放進來成為一個主要區塊，我覺得很合理。」

店長第一線觀察，浮光的主要購買者是中年人，因此店裡部分書籍比較艱澀。年輕人雖愛逛浮光，但久久才買一本，偏好較輕薄、單價較低的書，如小說、漫畫、獨立雜誌。也因為開店，陳正菁才發現原來現在年輕人都讀詩！且都是些她過去不認識的詩人，如宋尚緯、潘柏霖、徐佩芬。「對我而言是學習，除了讀者還有店員，我們店員都很年輕，閱讀的面向跟我不同，新進的書籍，他們會提醒我說店長要不要訂那本？所以這中間一直在調整，找到一個跟讀者連結的方式。」



書店店主陳正菁。

從鬼屋到浮光

浮光的空間，幾乎和它的名字合而為一，木質與黑白為主調，日光從天窗進入屋內形成一種流動。陳正菁述說改建日式老屋的過程，像在述說一場探險，將她戲稱為「鬼屋」的廢棄房舍徹底翻修，工程期長達不可思議的10個月。「我不要一個非常復古的東西，我要的是當代、有現代感的東西。」招牌是自己網路下單、吧檯是拆除的房間板材釘成、家具物件是四處奔波的成果，一點一點拼湊起來。設計師的專業建議，加上陳正菁對細節的龜毛堅持，混搭反而成就獨有的風格。

書店有豐富的講座課程，對各式合作保持開放的陳正菁，唯獨不辦影像展。

「我不喜歡書店變成展覽空間，我對美術館有意見。」她帥氣地說，「美術館是一個很封閉的空間，我覺得現在所有藝術展出都應該從美術館移出來，進入街道、進入生活，我不喜歡『掛一排』的展出形式。」

唯一破例則是反送中影像展。去年8月，陳正菁二話不說答應香港朋友展出，引來在臺香港讀者的熱烈回應。言談間，可發覺陳正菁很重視浮光的在地角色，她關注周遭店家的動向，也刻意不和其他書店等特色、活動重疊，使每間書店發揮更大的意義。浮光書店在香港議題上的發聲，在陳正菁看來是被浪潮推著走，畢竟書店做為知識傳遞跟對話的空間，必定會因應時勢，「書店基本上就是一個社會運動的平臺。」她清晰地說。「我接收到很多的回應，香港人的焦慮、他們對臺灣選情的關注，直到投票後一個禮拜都還有香港人來參觀，他們說香港第一線抗爭的人都非常感謝臺灣的支持。我們能做的只有這麼一點點，能不做嗎？」



吐槽出一本認真的雜誌

今年是浮光第二次申請到文化部的實體書店補助，比較特別的是，這次補助項目為出版與擴店。擴店還是未知數，出版則列為本年度的重點，浮光的季刊雜誌預計5月與讀者見面，陳正菁笑著請大家拭目以待。「雜誌是個有趣的平臺，不像書，議題可以一直更新，變化性比較大。會是一個比較綜合性，但以書店為基礎的雜誌，跟書和書店有關，但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範疇，拉到跟文化有關的東西。」

陳正菁也提及文化部補助書店的網路論戰，「有人不認同獨立書店拿補助還稱之為獨立書店，這件事情我有反駁過，我覺得這個定義是不妥當的。」這些書店同業在網路上互戰互酸的內容，她認為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，未來也會在雜誌上討論。

而浮光店長在臉書上的公開吐槽，早成為書店特色之一。「我覺得文化現象的批評和觀點的表達，本來就是獨立書店可以做的事啊，不然要幹麼？」陳正菁拍手大笑，「我從小是內向的人，現在看不出來對不對？」她提到出國讀藝術給她的影響，包括老師對學生一視同仁稱為藝術家、自由的學習方式，同志大本營的大學城也開啟她性平的視野，這些文化衝擊遠大於單一的作品。

「之後就知道，必須活下來的是繼續要發生的東西，不會是一個死掉的東西。」她環顧店裡滿滿的書架，「放在這裡的都是我很尊敬的作者，這是我覺得開一家書店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他們很多都是已經死去的人，但他們就是很重要，必須可以持續去對話。」

開店的兩年多之間，陳正菁自認個性變得強悍，在書店經營者的位置上，做該做的事情，說該說的話，成為現在我們眼中個人風格鮮明的浮光店長。「開店對我有很大的刺激和成長，人到中年還是要一直成長、一直打開，新書的出版和不熟悉的書進來，都是一個打開的過程。」重要的書不該輕易死去，中年人也不會輕易老去，是在這場以經典西洋搖滾為背景的訪談中，我們從她身上看見的。

1 黑色金屬、溫暖原木、古樸石材與植物交織出浮光書店的特殊風景。
2 浮光書店低調優雅的入口，別跟隔壁店搞混啦。